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孤女飄零記

(六)

夏羅德·布倫著

伍光建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

孤女飄零記

(六)

著 夏羅德·布倫綸

譯 伍光建

漢譯世界名著

編主五雲王  
庫文有萬  
種百七集二第  
記零飄女孤  
冊六  
Jane Eyre  
究必印翻有所權版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

原著者

Charlotte Brontë

譯述者

伍光建

發行人

王雲五  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  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  
上海及各埠

張

## 第三十四回 拒婚

我們把平分財產的事辦好，快到聖誕節，也要放假。我就關了村塾，我既然走了財運，不能就無所表示的，同學生們分手。一個人有了餘財，分惠些出來，是覺得高興的，學生們都是很喜歡我的。我心裏覺得很歡樂，我能夠得這幾十個天真爛漫的學生的心，我是非常之暢快。我還告訴她們，以後我每星期必來看她們，教她們一點鐘。

此時村塾有六十個學生，我看她們出了課堂，我關了大門，加上鎖，手上拿鑰匙，同幾個我最歡喜的學生多說幾句話：我這幾個得意學生，舉動謙讓，大方有禮，又很有知識，毋論同國內那裏的鄉下女子比較，都比得上。這句話，卻不是輕容易說的；因為我後來到過歐洲好幾處鄉下，我曉得我們英國鄉下女子是最有知識，最有禮，最自重的，她們頂好的鄉下女子，都比不上我的摩邇敦鄉下女子。

散學的時候，利瓦士走來看，等到學生都走了，他對我說道：「你吃了許多日子的辛苦，你以為得到賞賜麼？你不覺得你辦了些好事，心裏歡樂麼？」

我答道：「我覺得。」

他說道：「你不過辛苦了幾個月！若是把學生的精力都用在增進人類的道德，你不以為這光陰不是白過了麼？」

我說道：「我很以為然的，不過我不能永遠這樣作：我一面要教人，一面也要享受天賦我的本能知識，此時我就要享受；你不必對我再提起義塾的事：我此時不辦義塾，撇開了好好的享受。」

他聽了臉上很嚴肅，問道：「現在什麼呢？你忽然又認真起來，你要作什麼？」

我答道：「我要活潑，盡我的能力活動活動，第一件，我請你讓漢納走開，你另找人伺候你。」

他問道：「你要用她麼？」

我答道：「是的，我要她同我到莫邇郝，到你的住宅：狄阿納同瑪理，一星期之內，就回到家裏來，我要先把地方都收拾好，預備她們來。」

他說道：『我明白了；我原先以爲你要遠行。還是這樣的好；我打發漢納同你去。』

我說道：『你告訴漢納預備明早走；我把課堂鑰匙交給你；我住屋的鑰匙明早交你。』

他接了鑰匙，說道：『你卻很高興交鑰匙，我卻不明白你爲什麼這樣高興；我不曉得你不教書，你打算作什麼呢。你現在有什麼目的，什麼用意，什麼志向呢？』

我答道：『第一件目的是把那所住宅，通身大打掃；第二件洗刷摩擦那所有的地方東西，擦到閃光；第三是把椅桌等等都擺好了，要擺到同算學那樣的整齊，有秩序；隨後我要毀了你，花許多錢買柴炭，把所有的屋子都弄得暖暖的；我們的姊妹快到的前兩天，我就同漢納兩個，打雞蛋、洗葡萄乾、磨香料、作糕餅、烹調食物，預備過節，你是個外行，是全然不會懂的我的用意。不過是下星期四之前，把什麼都完全預備好，歡迎狄阿納瑪回家。』

聖約翰微笑，卻還是不表示滿意，說道：

『暫時這樣辦法。自然是很好的，不過我很莊重的告訴你，這不過是一時的高興，過了之後，你總要想作點重要事體，不能埋頭在家務裏。』

我攔住，答道：『世界上最好的事毋過料理家務！』

他答道：『不然，柘唔，不然：這個世界上的事，是沒得結果的；你不要設法要見結果：這個世界上，是不容我們歇息的；你不要學懶惰。』

我答道：『我並不想懶惰，我要忙碌。』

他說道：『柘唔，眼前我隨你去：我只能讓你享兩個月的新境界的福，讓你享受家庭至親的歡樂；此後我卻要你的眼光看得遠大些，不要埋沒在家裏，享姊妹同聚一堂的福，這不過是自私自利，享受文化的幸福。我希望你找用武之地，施展你的能力。』

我很詫異的望着他。

我說道：『聖約翰，我以為你說這種話，你的心眼太不好。我是預備同王后一樣的享福，你卻要想法激動我，要我躁動爲的什麼呢？』

他答道：『我要你施展你所受於天的本能；將來有一天，上帝要查問你，你把他所給的本能，作什麼用。柘唔，我將來是要很煩心，很留神的監察你，——我不妨先警告你，要範圍你，不要你過於把

你的本能，多用於那種家務。你不必太過依戀至親，不要把有用之才，糟躓了在無用的小事上。拓晤，你聽見麼？」

我答道：「聽見；好像是聽你說希臘話一樣。我覺得我是很該享受歡樂的，我拿定主意，一定要享受。我走了！」

我到了莫邇郝住宅，很忙的打掃收拾；漢納也是一樣的忙碌；她看見我把那住宅通身翻騰過來，忙着打掃布置，忙着預備過節的食物，樂此不疲的忙碌，她看見了很歡喜。我們足足亂了兩天，其後慢慢重新布置，安排得很有秩序，我看了自然是高興。我原先曾經去過某處，置了些新家具；我的老表們，擬定一個數目，任從我布置，一切閒居的屋子同臥室，我不更動，我曉得她們姊妹還是願意擺着舊家具，不喜歡看見新置的東西。但是不能不添置幾件。我買了些地毯、床幔，置了幾件銅製瓷製的裝飾品，還有鏡子衣櫥之類，雖是新置，卻是樸素，並非金碧輝煌的。有一間向用不着的客屋，同臥室，是重新收拾起來，用的是舊家具，所有過道，鋪上帆布，樓梯是鋪毯子。我一切都布置好了之後，我一看這所住宅，從外面進來，雖是荒涼，裏面卻是很舒服的。



到了星期四，我們曉得她們兩姊妹，天將黑的時候，纔能到家，要早些樓上樓下都生好火；廚房是布置好到十分滿意；我同漢納都穿好衣裳，預備歡迎她們。

聖約翰先到。我原先告訴他，等到一切都布置好，他纔好回家。他走進來，看見我在廚房裏烤餅，預備吃茶的。他走近火爐邊，問道：『你作了許多管理家務的女僕的事，你滿意了麼？』我就叫他同我樓上樓下各處細看一遍，就算是我的答話。我很費點事，他纔肯看一遍。是不過是打開房門，從裏一看，他只說我費了許多事，很辛苦了幾天，卻並不說一句喜歡的話。

他這樣不表示高興，我覺得是冷水澆背。我以為有些改變的布置，是他不甚喜歡的。我問他不是這樣意思；我問他的時候，露出灰心的神色，是無疑的了。

他答道：『不是的，我曉得你很知道我們的意思，凡是不必更動的，是絕不更動。』他問我布置這間屋子，費了多少時候，又問我，某書在那裏。

我指架上的一本書，他自己取下來，走到窗子去看書。

我不妨告訴讀者，我不喜歡他這種舉動。聖約翰原是個好人；但是我覺得他很有自知之明，說

他自己是個不親熱極冷落的人。他覺得一切人事，同什麼喜怒哀樂，都是不相干的事。他的志向高，他的志向好，是無疑的了；但是他這個人，是好動不好靜，看見他人不好動是不甚以爲然的。我看他這個人，太過冷落，不能作女人的好丈夫，當他的妻室，是不能十分歡樂的。我是很自然而然的知道。他愛俄利華小姐，不過是耳目之愛。我曉得他很看不起閨房歡樂，很不喜歡沉埋在溫柔鄉裏的。我看他是個非凡的質地，上帝用大刀闊斧劈成的大器，是個辦大事建大功的草味英雄，是個立法創制，開疆闢土的大人物；不是一種美術品，若是把他放在溫柔鄉裏，是絕不能歡樂的。

我心裏想道：『這樣的一個客屋裏，不是他的地方，北印度的大雪山頂，或是荒寒叢莽中，或是非洲僻遠瘴癘之鄉，纔是他用武之地。怪不得他不要享受家庭幸福；他要在有危險的地方，有爭鬪的地方，可以施展他的果毅剛勇的性質，他纔肯說話，纔肯作事，作個首領，作個出類拔萃的人，若是在家庭裏頭，他是不會享福的。我此時明白了，爲什麼他要作傳教士。』

這時候漢納喊道：『她們到了！她們到了！』隨即打開大門。那隻狗很歡喜的叫喊，我就跑出去。天色已黑了；我聽見車聲。漢納點着燈。馬車在門外停住；她們姊妹們走進來。她們同我接吻，同漢納

接吻，撫摩狗，先同我們問好，隨即走進屋子。

她們走了許多路，都冷僵了；在爐邊一靠，滿臉都是笑容。車夫同漢納一面搬行李進來，她們一面問聖約翰在那裏？這時候他從客廳裏，慢慢走出來。姊妹兩個立刻撲住他的頸子，他同姊妹們談淡定定的接過吻，說幾句歡迎的話，站在那裏，讓她們對他說話，隨後叫她們一回子進客廳來，他就走回他的原地方。

我已經同她們點着蠟燭，預備她們上樓，她們先吩咐幾句優待車夫的話，纔跟我登樓。她們看見一切的布置，是非常歡喜；她們歡喜，我自然也歡喜。

這天晚上，是歡樂極了。她們兩個人說了好些話，很稱贊我的布置，可以蓋得過聖約翰一言不發。他是很真誠的要看見他的姊妹回家；不過對於她們這樣歡樂是不能表同情的。我很看得出，他並不享受當天晚上這種歡樂，很望過明天安靜些的日子。我們吃過茶之後，有一點鐘，聽見有敲門聲。漢納進來說：「有一個窮苦孩子來，要請利瓦士先生去看他的母親，他的母親快死了。」

聖約翰問道：「漢納，她住在那裏？」

漢納答道：『住在輝克洛，離這裏有十四五里，一路都是很不好走的。』

他答道：『你去告訴他，我就去。』

漢納說道：『先生，我看你不要去。那條路晚上是頂不好走的；簡直的是無途徑可尋的。況且風極大，天氣是酷寒。不如告訴他，明早去。』

但是他已經走到過道，披大衣，絕不出一句怨言，就走了。他走的時候，是九點鐘，回來的時候，已是夜半，他又餓又乏，臉上卻比未去之先，還要高興得多。他是覺得盡了天職；替人出過力；覺得力量作事，有力量克己，不享舒服，以為得意。

我恐怕這一星期裏，他很有點不耐煩。我們無一定的事做，只享受家庭歡樂。狄阿納瑪理覺得，前程很好，又換了新空氣，新景象，在家可以自由，非常之歡樂；從早至午，從午至晚，無一刻不是快樂的。她們是很能談的；談的話是極聰明，極新鮮，我可以終日聽她們談，不生厭倦的，聽她們談話比作什麼事都好。聖約翰雖不怪責她們；卻是遠遠的躲開；終日都是出門；他所管的教區是很大的，居民都是分散住在各處，他去探問窮民病人，事體是很夠他忙的。

有一天早上吃早飯時候，狄阿納很尋思了一回，問聖約翰道：『你的計劃，還未改變？』他答道：『未改，我的計劃是不能改的。』隨即告訴我們，來年一定動身。

瑪理好像是不由自主的問道：『洛沙曼俄利華小姐怎麼樣呢？』瑪理一把這句話說出口，好像立刻後悔，要收回這句話不說。聖約翰吃飯的時候，往往是不應酬別人的。他一面吃飯，一面看書，——這時候把書關起來，抬頭說道：

『洛沙曼俄利華小姐快要嫁給一位很有闊親戚的格侖庇，他是格侖庇爵士的孫子，將來是承受爵士財產的：這是小姐的父親，昨天告訴我的消息。』

她們姊妹兩人，四目相視，又看看我；我們三個人，都轉眼看他：他卻是淡定，一如平時。

狄阿納說道：『他們的親事，一定是匆忙草草定局的，他們兩個人相識的日子，是不會甚久的。』她答道：『不過兩個月，是在某家的大跳舞會初相識的。但是兩方既無反對人，是門第都相稱當，原不必相識甚久的，只等爵士把大宅收拾好了，他們就結婚。』

我聽了這消息之後，第一次遇着他，並無別人在座，我禁不住探問他聽了這個消息，是否難過：

但是他看得不算得什麼要緊，不必同他表同情，我反覺得有點難爲情，我就不願往下追問。況且，我久已不同他談話：他是很寡言冷落的，我同他說坦明話，不過是受他冷水澆背。他原答應過，把我當姊妹相待，卻並不實行：現在我雖然是住在他家裏，他卻同我很疎遠，還不如從前我當義熟先生的時候那麼接近。我記得從前有過一次，他把心裏的祕密告訴過我，現在他待我如此冷落，我有點不甚明白他的意思。

但是這時候，他忽然抬頭同我說話，我覺得很詫異，他說道：『柘唔，你看見了我打了一仗，我打勝了。』

他忽然對我說話，我很有點驚訝，我並不立刻答他：停了一回，我纔答道：『你真有把握，你覺得不是同好些大將一樣，仗是打勝了，卻是損失太重，得不償失的？你若是再打一個勝仗，你就要毀了。』

他答道：『我看不至於；假使是損失太重，也算不了什麼；因爲此後我不必再打仗的了。這一仗是大局決定好了：我的前程很光明；我感謝上帝！』說完，他又看書不響。

隨後狄阿納、瑪理同我三個人過了不多幾時，也就照常的淡定下來，過家庭的安樂日子，我們就各人作各人的事，讀書、作學問。聖約翰在家的時候多些；同我們坐在一間屋子，有時一坐是好幾點鐘。瑪理作畫。狄阿納埋頭在書本裏，我是專心學德文，他是學一種東方的語言文字。

他躲在一角，好像是很刻苦的用功，有時卻很留心察看我們，我們若是偶然看見他，他急急的轉眼看他那本東方語言文法，過了一會，又察看我們。我很以為奇怪，心裏很要追問。還有一件極不相干的事，是我每星期總要去看義塾一次，有時遇大風雪，或是落大雨，狄阿納姊妹，總是苦勸我不必去，他卻不然，毋論天氣是極不好的，他總是勸我去的。這件小事，我心裏覺得奇怪，心裏也要探問。他往往對他的姊妹說道：『你們以為柘晤是個身體軟的女子，你們看錯了。她可以受山上的大風，淋大雨，冒大雪，也同我們一樣。她的身體，是很強健的；——可以受辛苦的，不怕天氣變更的。』經他這一說，我看了義塾回來，有時很倦了，有時很受了風雨，我不敢訴苦，我很曉得我若是說一兩句埋怨的話，他聽了是不高興的；甘受辛苦，他是喜歡；不甘受辛苦，他是難過的。

有一天下午，我傷風，我就同他說好，我不去看義學。他的姊妹們替我去；我讀德文詩集；他讀東

方文字的文法，有一回子，我稍改功課，譯德文，偶然看他：我又看見他的兩隻藍眼睛，專心的看我。他這樣的穿透心的看我，看了多久，我卻不曉得。他的眼神，是很尖很冷的，我覺得犯了迷信，覺得是個什麼鬼怪。

他問道：「柘晤，你作什麼？」

我答道：「學德文。」

他說道：「我不要你學德文，我要你學印度文。」

我問道：「你不是說笑話麼？」

他答道：「我這句話，是很認真的，我一定要你學：我告訴你，是爲什麼緣故。」

他隨即對我說，他現在所學的，就是印度文：他一面學，一面卻把從前所學的忘記了；若是有個人跟他學，他就可以把最初學的，教給那個人，他自己就可以不至於忘記；他心裏想過許久，或是要他的姊妹當學生，抑或要柘晤當學生；他現在決意，要我當他的學生，因爲我能夠耐煩久坐，專心作功課。他問我肯不肯幫他，當他的學生。好在不必當許久。至多不過三個月，他就要動身。



聖約翰這個人，是不好違抗他的；我就答應了他。狄阿納同瑪理回來的時候，就看見她們的學生，變了他的兄弟的學生了；她們見了大笑，說道：「聖約翰若是勸她們學印度文，她們是不幹的。他很安詳的答道：『我很曉得。』」

我覺得他是個很耐煩的先生，不過也是太認真。太求全責備些；他的期望太切，要我學許多；若是我副他的期望，他是讚不絕口的。慢慢的他就有了操縱我的權力，奪了我的思想自由，被他的讚美束縛住了。我變了不大敢說話，不敢大笑，因為我曉得他不喜歡我太活潑。我很覺得他要我凡事都得認真，我在他面前，也就變了一種冷落的人。他叫我去，我就去；他叫我來，我就來；他叫我作這個，我就作這個；他要我作那個，我就作那個。但是我是不甘作奴隸的；我有許久，心裏只寧願他不理我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們要分散回房就寢的時候，他同他的姊妹們接吻，他同我拉手，一向都是如此的。狄阿納這時候，偶然好開頑笑，對聖約翰說道：「聖約翰！你常說你待柘唔，當作第三個姊妹；但是你並不是照着姊妹待她；你該也同她接吻。」

狄阿納把我推到聖約翰面前，我覺得狄阿納這種舉動不對，令我迷亂；我正在這樣想的時候，